



罪

恶

魂

●姐害得他同归于尽

●桃红色的圈套

●贪财贪色母子俩同死一床

●姑娘惨死在情人之手

●婚礼在灵堂举行

●石棺葬下风流冤鬼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- 贪财贪色母子俩同死一床.....(1)
- “姐”害得他同归于尽.....(12)
- 桃红色的圈套.....(22)
- 报复是她最终目标.....(64)
- 石榴裙下风流鬼.....(70)
- 都市诈骗案.....(80)
- 伪装的家庭.....(88)
- 从好奇走向深渊.....(126)
- 金骆驼奇案.....(130)
- “鬼”影.....(165)
- 铁窗前的反思.....(193)
- 如此不要脸的父亲.....(199)
- 姑娘惨死在情人之手.....(207)
- 死囚暴狱.....(222)
- 流氓的欺骗.....(236)
- 婚礼在灵堂举行.....(245)

贪财！贪色！

“母子俩同死一床”

洞庭湖畔有个村子叫畔山湾。这个村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奇巧的杀人案子，被杀的是母子两人。他们为什么被杀的？却没有人知道，就连去公安局自首的凶手本人，也不知晓其中原委。我由于一个特定的原因，明了其中底细，现在把它写出来，以告诉所有想知道这件



事的人，同时，也可供其他读者茶余饭后一笑。

此事须得从头说起。

这个村里住着一个张木匠，张木匠家里原先只有两口人，一个他弟弟，一个他自己。先前兄弟相处和睦，生活平安无事。

这年正月间，张木匠就将爱人接过了门来了。那时农村已

实行了责任制，土地包干到户了，又增添了人手，那新媳妇又相当贤惠，因此举家更臻和睦，于是，家里就分了工——

家里承包的土地由弟弟云生伢子和新媳妇小元负责种植，张木匠结婚只半个月就专门到外地做木工去了。

村里有个青年，外号叫做“不怎样”。只因他好谈论女的，见了这个说“不怎样”，见了那个也说“不怎样”，人们就以他的口头禅叫他作“不怎样”。其实，他也确是不怎样。他个子并不高，却天天穿着那件长军装，穿一条黑色涤纶喇叭裤，裤脚口老是被那双高跟拖鞋踩得卷几卷，他一走路屁股头就出现一条灰龙。他是农民，但不种田，也没有其它职业，有时打点牌。他打牌却是看起没输过，打起没赢过。家里只有一个开店子的老娘，也不管他。幸亏他娘开店子的手段好，养活两口人还足足有余。

他晚上精力最好，有事没事总要到村里所有人家去转一圈。他身上横挎着一支四节电池的手电，走到这家把门一敲：“在屋里吗？”走到那家把门一踢：“睡着了？”然而所有的人家都不开门，因为都晓得他爱坐冷板凳，一进了门就要闲坐到转钟一两点才走。他这样挨门挨户敲踢一轮以后就回去了，天天如此。

这天晚上“不怎样”窜门窜到张木匠家。张木匠到外头做木工去了，新媳妇小元却不知此人性格，听到有人敲门，马上开门。云生伢子坐在里头房里看书，要阻止时，却来不及。

“不怎样”一进来就拧亮那支手电到处照一通，然后就盯着那嵌在镜框里的结婚相，一边看，一边念：“这个相照得不错哇！”

小元忙沏了一杯芝麻豆子姜盐茶来递与他，他就望着她的脸去接茶。

云生子不受搭理他，就回自己房里看书去了。“不怎样”就在这边坐，一直坐到转钟两点才走。

自这天晚上起，“不怎样”也许是由于这下见到了一个“怎样”的了，就忽然改变了老方式，他不再去窜门了，每晚只来张木匠家坐。但他到人家坐，并不说什么闲话粗话，只是坐，再是拧亮那支雪亮的手电到处照，间或也照照小元，但也只照脚，并不照脸。小元是个诚实女子，不懂人家的闲心，每次还是少不了给他泡杯茶。

这天傍晚，云生从田里回来，小元拿着杯子照例去泡茶给他喝时，发现装芝麻豆子姜的器具都是空的了，才知道是“不怎样”弄得“久坐无茶喝”了。云生怔子对嫂嫂说：“‘不怎样’这人，最好是莫搭理他。”嫂嫂说：“人家来了总不好要人家走嘛！”云生说：“你若怕开口，今天晚上他来了时，让我来开硬弓。”

然而，奇巧的是，这天晚上独独不见他来。小元说：“定是刚才我们讲话他来听见了，你看好对人不起。”云生口里说着：“也好。”心里也觉得自己刚才这话不该说。叔嫂二人也没多讲，就各自回房睡去了。

半夜时分，只听见有人敲门。小元问是哪一个，外头“嗯”了一声。云生又问时，却没有人做声了。等会又细声地敲。云生怔子是个看见了蚂蚁打架也三天三夜睡不着的人，这时，他心里紧张起来了，就大喊：“有贼！”惊得邻居都起来了。虽然没见到什么贼，但问题就出在这事上。

原来这“贼”便是“不怎样”。第二天，“不怎样”就又调换了习惯，仍和先前一样到每家去窜户。这些人见他许久没来，对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，他就乘此机会，免不了

生出点是非来，人们听了也觉得很新鲜，于是就互相传说，这真是“美人是非多”。

快要过端午节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张木匠回来了。他许久没回村，一回家，就自然去各家随便走走，他一走人家，便听见人传出闲话来，说他妻子和他弟弟有不轨行为。张木匠当然不相信，他知道小元和元生都不是那种人。可是，只要他一出门，就总是隐隐的听到这话。假话听得多了，有时也会乱真。张木匠听多了闲话，心里便渐渐地有点怀疑起来，不过，由于没什么实在的根据，也没轻易发作，只是细细地观察。这天中午，他看见小元正在为云生补一件下田的小罩衣，就心有灵犀，想出了个试探的点子，于是赶忙拿出自己的一件工作服来要她补。小元怎知他的用意？在她看来，夫妻之间，彼此不大，而弟弟毕竟隔了一层，要先补弟弟的才好，再说，弟弟要等着这衣下田用，而张木匠却是要过了端午节才出去，就说：“你放在这里，等我补好云生的后再帮你补。”这本来是一种美德，而在张木匠看来，就误以为小元的心里只有云生而没有他了，要不怎么会不先补他的呢？他更加怀疑了，就将衣朝小元一撂说：“你真的……？”小元接口解释说：“云生正等着这衣下田呢！”张木匠来火了：“我也要等着这衣出门啊！”

张木匠这话本来是急切中的一句随口话，不料小元听了，就误以为他就要出门，便说：“我偏偏不帮你补！”她是怕他走，想拿这件工作服来留住他。新婚夫妇，恋恋之情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直到下午，她真的没帮张木匠补这件衣。

张木匠更加怀疑了，甚至深信那些闲话是真了。吃中饭的

时候，他看着他们叔嫂相互之间那么礼貌，又那么亲热，和谐，宛如亲生姐弟一般，就越看越觉得象闲话所说，心欲发作，可苦于没抓到正式把柄。一边吃饭，一边想主意，于是，就想出一个办法来。

吃完中饭，张木匠就把妻子和弟弟一齐叫到面前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在外面包了一趟工夫，至少有一个月不会回来，今天下午我就要赶去。”云生说：“你只管去就是了，家里的田土，你大大放心。”小元说：“你不是说等过了端午节再走么？怎么急急忙忙的又要去？”张木匠说：“要去就要去。”小元笑着说：“反正我不给你补那件衣服。”张木匠站起来，说：“算了！请人哭没眼泪！”说罢，就手抓起那件工作服，挑起工具箱就走了。小元赶上去，却没有赶上，非常失悔。她回想起张木匠的话和神态，很不解，心里闷闷不乐。女人家心里一不畅快，就想去娘家走走。她于是对云生说：“我自和你哥哥结婚以来，一直没回娘家，后天就是端午节了，我想今天回娘家去看看。”

云生没看出哥嫂的心事，只说：“嫂嫂只管去，家里的猪你莫担心，我会喂好的。我哥哥也真是，结婚的头年头节也不去走岳家，嫂嫂多谅解，他从来就是个舍不得耽误半天工的。”

小元捡了许多东西，装了一大提包，她是准备在娘家住一段的。云生因见她提包重，就说：“我送你一程吧。”

小元却也没有推却，让他提了走。

她的娘家离这村大约有十多里路，翻过一座山，再还要过两个田村才到。云生将嫂嫂送到近家就欲返回。小元要他进屋坐坐，他也不肯进去，说是天色晚了，家里的猪要喂。

溜。小元心里有事，也只不过说说客套话，并不真留，就让云生往回走了。

云生愣子返转身就走，这时，禾苗尖上有水珠了，经过那座荒山时，天渐渐地黑下来。忽然，他听到一声尖叫，他脑袋一麻，站住一听，却再没听见声音了。再静神一听，还是又听出了声音，似乎是挣扎声。他想，莫是坏人在干什么勾当？他没多想，就朝声音方向那条岔路赶过去。

云生赶上几十步，便看见前面有个黑影朝山那边隐去了。他想，只怕是偷树的，也不再赶，返身又往回走，刚转身来，就发现侧边几米远的地方有个人正从地上爬起来。他走上前去，借着微光看出了这人是女的。

那女的见了，就向他叩头。

他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对方不回答。

他再上前一看，才看见她口里塞着东西，双手也被绑着。他这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事。他扯掉那人口内的东西，解开她的手，问她。

那女的说，她是到亲戚家里来的路过这里，遇了歹人，多亏云生相救，千感万谢。

云生听了就说：“那好，你快回去吧！”

而那女的却不动身去。

他问她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去？”

她说：“我回去还有七八里路，我怕……”

云生说：“要不，你今晚就权且到我家去歇了，明天赶早去吧。我家就在这山脚下。”

那女的蹲踞了一阵，就跟着云生慢慢走。

云生把那女的带到家里，拉开电灯，才看出，这是个大约二十岁的漂亮姑娘。他把锅里的猪潲舀去喂了猪，接着又办了饭菜来吃，可是那姑娘没有吃，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，这餐饭也吃不进。

姑娘问他“你家里就你一个人？”

他就说他哥嫂都出去了，于是放下碗筷，就去打开嫂嫂的房门，拧亮电灯，对姑娘说，“你今晚就睡这房里就是。”说罢，就收拾厨房，回自己房里去了。那姑娘一进房，就把门闩拴上，坐到房中。

云生伢子这人，是个从没见过什么风浪的，今天碰了一件这样的事，心里总是慌乱得很，总是睡不着。那时正是石榴花开时节，说热也并不算蛮热，可他总觉得非常热，在床上滚了一阵，就爬起来，搬把竹睡椅，坐到阶矶上去乘凉。坐在外头，他也不自在，弄得竹睡椅吱吱呀呀地响。

这时，隔壁的那姑娘也还没睡，还在那里望着那灯泡静坐，她也更加睡不着。她开始是回想起今天的遭遇心里不得平静，接着就想到多亏这位青年相救，不知如何感谢。他在低头吃饭的时候，她看了他几眼，他长相好，样子很老实而不懦弱，能拔力相助，救了她的大难，又勤快，心里产生了爱慕之意。然而，想着想着，她忽然见云生伢子很是反常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本来不值得乘凉的天气，却起来乘凉，心里又疑起来。再又想到这家只有一个男子汉，心里就误以为他用心不良了。她想开门就走，可又想到外面黑洞洞的，怎么回家？她似乎看到他把守在门口，还似乎觉得他在壁缝里偷看她，她就把电灯扯灭，和衣倒在床上假睡。她紧张得要命，连听到老鼠作响的声音也以为是云生在撬门。她

又警惕地坐起来。

云生在门口坐了一阵，又去睡，睡不上几分钟又起来坐，吓得那姑娘脑袋一紧一麻。

午夜时分，云生因烦闷，就想到了酒。他去碗框里摸了一个酒瓶，夹在怀里，就摸到村里胡寡妇开的店子里来打酒喝。

胡寡妇就是那个“不怎样”的老娘。云生抱了酒瓶去叫门时，她在里头骂骂咧咧，“老子不是专门服侍你的，不开门”。

云生伢子见她不开门，就坐在门槛上讲哀求话，可是那胡寡妇不与他搭腔了，而且慢慢地，竟打起呼噜来。

云生只好死了这条心，站起来往回走，临行时又叨念一句，“你要是嫌我打了这斤把酒赚不得几个钱时，我打一斤酒出两斤酒的钱哪！”

只听得里面的呼噜立刻顿住，传出声音来道：“真的？男子汉讲话要作数哪！”

云生站住说：“当然作数！”

里面一下子就电灯一亮，乱糟糟的只听见脚板响，门一下子就开了，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妇人伸出头来，一边扣衣一边说：“快进来坐罗，这是你来了呢，要是别人，给我十斤酒钱我也不会起来呢！”接着，又热情地问云生，为什么这时候来打酒。

云生跨进门来说：“哥哥嫂嫂都出去了，一个人在家里没味。”

那胡寡妇是个财迷心窍的人，听说他哥哥嫂嫂都不在家，而他又到这里来了，心想他哥嫂结婚不久，那房里的东

西……，于是就打起歪主意来。

她说：“一个人在屋里是真没味呢！口都闭臭。你只就在我这里吃酒就是。我这里饼干、糖粒子等等都有，你要吃什么就有什么。”说着，随手捡出许多糖饼来摆在小桌子上，又取个大碗舀了一碗酒来，一把拖住云生说，“来呀！还讲什么客气呀？”她随手将云生放在柜台上的酒瓶藏进里头柜子隔板里去了。

云生说：“不，你老人家要睡了。”

胡寡妇说：“反正瞌睡跑了，来，我陪你喝一杯。”

云生说：“我，我……”

胡寡妇一把拉过他，笑着说：“不要你出钱要吧？”

“不不……”

“啊，你是怕我以后到你家里去吃啊？”

云生推辞不过，只得坐了吃，其实，他心里正烦闷，也巴不得有个地方喝酒，有个人说话。胡寡妇就一边抽烟，一边也喝口酒陪他。云生一时高兴，就大口地喝酒。没有多久，他就渐渐地伏在桌子上说胡话了。

胡寡妇大喜，就立刻起身，跑到云生屋子家偷东西。

这里，云生屋子就烂醉如泥，胡话连篇，总是将今晚在路上遇到那位姑娘的事，一遍又一遍地说个没完没了。

胡寡妇来到云生家，就去撬门。

房里的那位姑娘，先是见云生许久不见动静，正在疑惑，这下又见有人来撬门，自然认为是云生屋子，心里大吃一惊，又一时无处躲藏，慌乱之下，就蹲到床底下，警惕对待。

胡寡妇撬门是个里手，不上两分钟，她就将张木匠他们

的新房门撬开了，她身子一侧就溜了进去。她一进去就摸着了三门柜，而正在她摸开了一张柜门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又有一个溜了进来。胡寡妇见进来个黑影，大吃一惊，一时又无处退步，就近摸着了床铺，只得偷偷爬到床上倒了，一声不敢吭，屏住呼吸。

无巧不成书，你道这来者是谁？原来就是胡寡妇的儿子“不怎样”。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了？

原来，云生傍晚遇到的那件事就是“不怎样”干的。当时见有人来，就只得落荒而走，回到家里，总是懊恼，一直睡不着，只不知是哪个坏了他的好事。正在苦苦叹惜时，忽然听得云生侄子在那里说胡话，云生侄子酒醉多言，“不怎样”在里头听得真切，他才知道，原来是云生侄子坏了他的事，正怀恨要想如全他时，忽又听云生在那里说。姑娘已带他到家里来了，他哥嫂又都外出，云生侄子又在这里喝酒，那姑娘不只一个人在他屋里么？好家伙！他大喜，于是立即爬起来，向桌上一看，云生倒在那里打呼噜了。好机会！比前次还安稳些了。即使出了事，是在他云生侄子家里，自然可以污到他身上，他从后门溜出来，一径跑到张木匠家里来。

“不怎样”一来，就见房门虚掩着，于是一侧身就溜了进去。他一进门自然就往床上去摸，一摸就摸着了一头女人头发，他很高兴，他看那头摆也不摆一下，以为定是那姑娘睡着了，好！就立即往床上爬去。而他自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，床上睡着的是他的老娘。

胡寡妇见来的这人一来只往床上摸，就以为这是张木匠回来了，把它当成小元了，心里虽是吃惊不小，但她沉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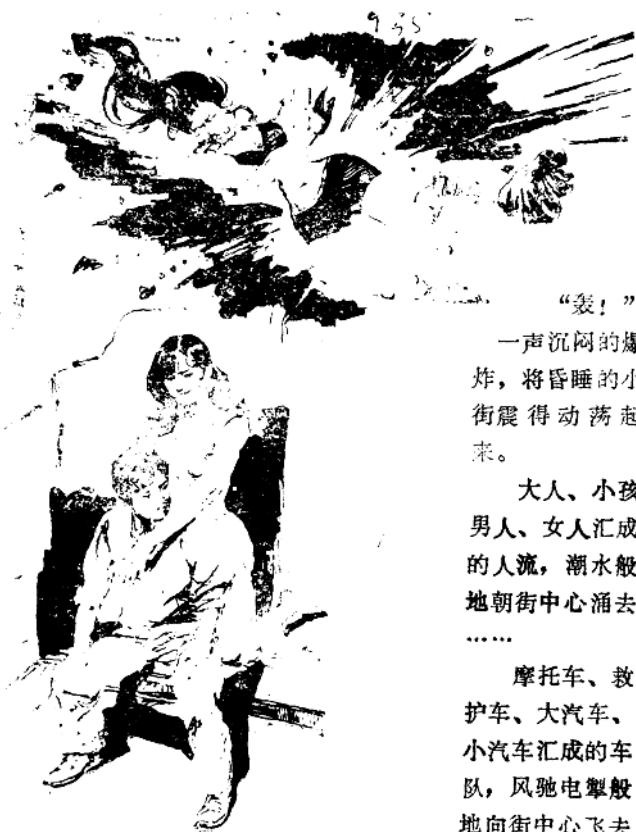
气，只要不暴露，她自有办法走脱。

正在这一刻，门外突然又闯进一个人来，手里提着一把斧头——张木匠真的回来了。

原来张木匠根本没有远去，他只是躲在附近朋友家里暂歇，到这时就特地回来，想给他妻子和弟弟来个出其不意。他一进门，就发现床上有两个人，好哇！原来两个畜牲果然如此！一时气怒难忍，也没去考虑什么后果，只图出气，便挥起斧头，一斧一个，将两个人头一齐砍了，一手提了那女人头，飞腿向岳家跑去。

这个案子后来是怎样结束的？我只是告诉大家，这母子俩是这样亡身的，其余恕我不再赘述。有人也许要问：你怎么知道有关内情的？这时我可以暴露自己的身份了——我便是张木匠的弟弟。又问：那位姑娘的所为，你怎么又知道呢？因为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了。

“姐”害得他同归于尽



“轰！”

一声沉闷的爆炸，将昏睡的小街震得动荡起来。

大人、小孩
男人、女人汇成
的人流，潮水般
地朝街中心涌去
.....

摩托车、救
护车、大汽车、
小汽车汇成的车
队，风驰电掣般
地向街中心飞去

.....

爆炸现场惨不忍睹，硝烟滚滚，尘灰蒙蒙，房屋倒塌，家具升天，布头遍地，血肉横飞……

扒开倒墙，扛走碎木，拖出一具血淋淋的中年女子尸体。掀开破床，拖出烂被，从床下拖出一个血糊糊女孩。

“哎呀！这里还有一具男尸！”不知谁喊了一声。人们又从倒墙下面拖出了一具男尸……

谁杀死了谁？人们怀疑着、猜测着、议论着。

公安局的侦查员开始对男尸进行检查了，“信！”他们高兴了。“这是一封写给派出所的绝命书。”于是，当日下午，湖北省钟祥县公安局就发出了一则重大案情摘报。

张集区发生一起特大爆炸案件

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三日凌晨一点多钟，张集区街道居民张先凤（女，34岁，区粮管所临时工）家突然发生爆炸，在场三人均被炸死。

凶手侯志才（男、22岁、张集区薛店乡云岭寨二组人）系县二建公司集资工人。几年来……

勾 引

一九九〇年，家在钟祥县张集区薛店乡云岭寨村的青年侯志才中学毕业。他怀着一颗建设家乡，改造家乡穷白面貌的雄心壮志，回乡务农了。他订阅了《湖北科技报》《农业科技》、《淡水养鱼》、《果树栽培》等十种科技杂志，利用劳动的空余时间，认真学习，为乡亲们辅导农业技术，受到乡亲们的称赞。

一次，侯志才在张集粮管所买猪饲料，结识了粮管所的

临时工张先凤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称姐道弟，好不亲热。

张家砌屋，侯志才一手帮她买来砖瓦，木料，钢筋……

侯家收割，张先凤吆喝来弟妹们帮他割，帮他捆，帮他挑，帮他打……

张家缺柴，侯志才一手帮砍，帮搬，帮送……

侯志才上街，张先凤将一串钥匙从裤腰带上剥下来，带着余热甩到侯志才手中说：“饭在盆里，菜在柜里，你去吃”

不知道的，还真以为他们是一家子呢！

异性相吸，这是自然界的规律。哪怕张先凤比侯志才大十二岁呢？张每次见侯前，总要将自己打扮一番，拿出一副扭扭捏捏的美妇样子来。年轻无知的侯志才呢？认为张家条件好，现代人是要讲究穿戴，更何况她对自己象小弟弟一样，使自己感到可亲可爱，便也不作他想。

八三年冬的一天晚上，张先凤的男人王久安出差去了，张闲在家感到寂寞，便想起她的才弟。于是，托人带信让志才到她家来玩。虽是深夜十一点了，两人还在潺潺细语。

“才弟呀，该找朋友了。”

“不，姐，我还小。”

“二十几了，还小啊！我十六岁就谈了几个啦。现在的小青年，哪个不是先找几个姑娘玩几年再说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侯志才有点动心了。

“你放心，你是独子，长得也帅，父母又年轻，家离街道近。我包了，保证给你找个漂亮姑娘。”

大姐真是个有心人，不出两天，便引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，来到侯家。侯志才父母忙得不亦乐乎，杀鸡宰

鹅，买菜打酒，招待这没过门的“儿媳”和这位好心的大姐。酒足饭饱，张先凤悄悄地将侯志才拉到房屋里说：“今天只算看家，不许提恋爱的事，明晚十一点你到我家来会话。”

“十一点，怎么那么晚哪？”志才问。

“茗货，你们都年轻，搞不成名誉多难听哪。”

合情合理，没有还价的余地。第二天晚上十一点，侯志才准时来到张家。

门没有拴，一推就开。屋里只有打扮得妖艳、浑身擦得喷香的张先凤。

“久安哥和端端呢？”侯志才进屋就问。

“茗货，搞这种事要他们在屋里干什么，叫他们走人家去了。嘻嘻。”张先凤扭了扭腰，拍了拍屁股说。

“她呢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你说的。”

“嘻嘻，我说的，嘻嘻，哪有不吃鱼的猫子哟，没说话先问她呢？我没叫她来。”

“你不是说今晚十一点会话吗？”

“会话，你晓得怎么会话？我问你，你要姑娘子做什么事用？”

“咳咳……”侯志才干笑两声，语塞了。

“假充正经，难道你还没学过艺？嘻嘻。”张先凤也着跟笑两声，朝侯志才凑来。

“学什么艺？没，没有……”志才蒙了，全身麻酥酥的发软。